

让小说人物“活”起来

■石钟山

文学课

一部小说在创作的时候，作者要关注哪些要素？大家都知道有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人物等。这些要素在新闻等其他文体的写作中也会涉及到，小说创作概莫能外。

在这些要素中，我认为小说创作者首先要关注的是“人物”。故事能否讲得精彩，情节要往哪里推进，其实在你构想人物关系时，就已经有了定数。说到底，小说写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写的是人物关系。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你不会先想出一个离奇的故事。如果是先想故事，那就在故事会上讲的东西，而不是文学了。文学本身首先是“人学”。人，永远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。人物关系的设定，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情节走向，决定了一部小说究竟要写成长篇、中篇还是短篇。

小说很少是只有一个人物的，即便作者只写了一个人物，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，他也在和自己“打架”，或者通过回忆、倒叙、插叙等，再说一些别的事，其中也一定会涉及到其他人。比如，《老人与海》这部作品，虽然海明威只着重描写了“老人”这一个人物，多数环境中也只有他一个人，但是海明威写的是老人在海上与鲨鱼搏斗、与风浪搏斗、与恶劣天气搏斗，这些逆境都是海明威将自然拟人化的结果。其实，海明威不单单是在写一个人，还在写一个人独自

与自然搏斗的过程。这个人物是在跟自己搏斗，跟自己的意志、自己的心结在搏斗。海明威通过这部小说，写的是一个人在孤独之境、逆境之下的一种力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每部小说写的都是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、他的心结以及他的向往。

小说的故事，包括人物与人物、人物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，它不完全是作家独自构建的。假如你在写一部小说，当你把人物关系定位之后，小说中的人物便会出现一种“成长性”——恋人会不会走入婚姻，仇人会不会笑逐颜开，这些人物关系的各种变化可能，都可以是人物成长。我们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变化，因为我们创设了小说的时空与这个时空中的人物，所有的变化都必须符合逻辑、符合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。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的过程中，小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特定的一些故事。

如果有人仍在困扰写小说是先有“故事”，还是先有“人物”，那就是还没有弄清楚小说的章法。没有人物，故事就没办法存在。一个故事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它是个故事，那一定是从人讲起的。因此，在小说创作中，“人物”是作者首先要确定的一个变量。作者设定的人物关系的亲疏、人物数量的多寡，决定了小说的体量，以及各种互动情节、事件发生的时空等。对人物的把握，最终来源于作者的生活阅历。只有经验足够丰富，作者的创作才会显得生动。

人类的集体经验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重要环节是共通的。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，他们的生活，一日三餐、亲情友情、社会关系等都差不多，所以情感永远是相通的。若想在文学上发现一片未曾开垦过的新大陆，是不现实的。那么，属于作家创作的那些独特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作家的感情和情绪。这些感情和情绪是属于作家独有的，是别人无法复制和替代的，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

在人物之上，小说要构建好的故事，作者就要让笔下的人物活出他们各自的精彩。故事如何打动读者，如何让读者产生共鸣，这就考验作者的功力了。作者的功力，体现在叙述故事的方法和把握故事节奏的能力上。一件同样的事情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讲法。叙述方式因人而异，它或许来自于作者的血脉、基因，甚至是灵魂。真正的作家，会形成自己讲故事的风格，这是剥离掉形式技巧与遣词造句后，依旧能够保留下来供人辨别的标识。

上学时，作文课上，老师都会强调语言要准确，形象要饱满，但是准确到什么程度算“准确”？形象到什么程度算“形象”？这是一门学问。我们可以做一些练习，去读那些优秀作家们写的人物素描，感受他们的白描手法，怎样用简单的文字写出生动的形象。慢慢你就能体会到，懂文字的人和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差别。都是那些字，当优秀的作家把这些字运用起来时，人物就活灵

活现。

“准确”和“形象”，是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找到了自我，找到了自己的根脉，从此便无往不利。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我是在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、富有激情的环境，作为我文学创作扎根的土壤。很多老一代的作家一直强调，作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。什么叫自己的根？怎么去找到自己的根？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、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，这些都是他们故乡的原型，他们的创作是写他们的故乡、他们的童年。我们的作家也是这样，只有在写自己熟悉的环境时，所有素材才能信手拈来。支撑我们写作之血肉的东西是细节，这些细节不是能从别处学习借鉴来的。创作中的所有细节都是你亲身经历过，靠你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的。作家的根基就是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，经验决定了作家根基的疆界，想象力则决定了根基的边界。作家的天赋就是他在文学中的想象力，想象力有多大，他的文学世界的根基就会有多大。

有些事情你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到的真实事情，但是当你写到小说中去，却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可信。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样细节的人会觉得虚假，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矛盾。所以，我们创作小说的时候，要讲求小说的共性，我们所写的细节既要基于我们的生活，又要用想象力去弥合它与其他读者之间的距离。

艺境

我喜欢读诗，尤其是军旅诗。喻晓是一位老军旅诗人了，亦有着广泛影响。如今他年逾八旬，仍然诗情燃烧，令人感佩。

从他的诗作构成来看，成组的短诗较多，另有一些稍长的抒情诗。结构并不繁杂，或长或短，均彰显出鲜明的特色。其言说方式，可谓细弦悠悠、大音铿锵。

相比较，我尤喜爱系列组诗中的短章。这占他诗作的大部分，均写得风吹海立，诗意陡峭，大气倚恃，不落言筌。譬如，他写初登青藏高原的感受是“一脚踩着太阳/一脚踩着月亮/日月山/高原的第一个台阶”，在这里“一切生存的法则需要重写/日月是沉重的韵脚/大西北，一首苍凉的古诗……依稀可见汉唐的旌旗”，从中我们似可见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味道。这苍凉之美，衬托出古往今来大地的多姿与辽远。诗人之所以为诗人，在于他能在对自然万物的观照中体验生命意识，在时空转移中体验生命的美好。

在《车过青海湖》中，他说：“穹苍之下/群鸟如花瓣纷飞/丰富了高原的表情”“青海湖/一杯斟满的酒/为所有西去的人壮行”。在诗写昆仑山时，此种生命体验则更趋博大。那山“昂起民族的头颅/以青天为冠……两条青丝长辫/飘出长江黄河/九州膏壤沃土/一袭美丽的衣裳/即使是缄默/也是如此巨大的缄默/即使是沉思/也是如此深刻的沉思”，继而诗者表示，对这座山“仰之弥高/敬之如神/我在昆仑山口伫立良久/点一炷心香/祭奠我们英勇的民族魂”。一首短诗内，诸如青天、长江、黄河、山和魂等，虚实相间的意象叠加在一起，如万丈波涛涌过来，气势如虹如雷霆。该诗既从艺术上体现出现代诗和古诗一样的意境和修辞特点，又从内容和生命体验中展现出矗立于天地间的中华民族精神之光，这也是诗人心中的“国之大者”。同样书写山川大地，喻晓是以军人锐利而坚定的眼光，凸显着深切的爱。

谈到生命体验，这与新时期诗学提倡“诗写经验”相关。时代对诗人提出了新的要求，诗歌已不再是田园牧歌、小桥流水，诗歌要提供新的经验。这里的经验，不同于一般偶得的生活体验和零星发现，而是对生命意识深入成熟的理解。诗人的感觉，应在持续不断地净化和升华中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发展的结晶。喻晓的诗，皆属于此类。

二

喻晓的诗将汉语的典雅、意境、节律与现代诗的开放、多视角、重视语言创新等相融合。如《三江并流咏叹》：“云端的一位老人/捧出三条哈达/化作三股巨澜/疯狂地奔走/齐头向南，向南！”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，唱着“金沙、澜沧、怒江……三条大江/三根琴弦/一首古歌/唱了千年万年”，直到诗人“月下独凭栏”“不禁拊掌兴叹”：诗里是壮美奇观！诗人一咏三叹，韵律、节奏、辞章，如行云流水。

喻晓诗歌的语言，朴素简洁而又机智。他惯用短句式，与现代生活的快捷相谐。他所用意，客观性较强，人们能以通常的方式去感知。其诗随着语言的动态加速，思维也在加速。他的诗歌语言仿佛都经过了淬炼，陡峭而圆润，气韵贯穿，充满浑然天成的美感。诗歌的本质是将人的日常生活典型化、艺术化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小说家毕飞宇曾言：“小说的计量单位是章节，你读小说想读出意思来，起码要一章，否则你都不知道小说写的是什么。散文的计量单位是句子，我们所读到的格言或者金句，大多来

燃烧的诗情 浓郁的诗性

■杜志民

自散文。诗歌的计量单位则极其苛刻，是字……要想真正理解语言，最好的办法是去读诗，它可以帮你激活每一个字。”

我认为，诗人对语言文字十分灵敏。如果说古诗词讲究炼字，那么当代新诗则更在意炼词，词突出了诗人的声音。读一读喻晓诗中那些随意结行走的词语，名词、动词、副词、形容词及词性活用，你对上面这些诗学观点会有更切实地认同。

三

他的《关于光荣与梦想》《一朵远行的云》《早春放歌》《中国高铁》《一个关于军魂的传说》等诗，考验着诗人的功力：在缺少具体物象，写法容易走入空洞虚泛时，如何让时事进入诗？诗人从多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一是表达同时代，既需要入乎其内、参与其中，也要出乎其外，站到一定高度观照，产生共鸣。用现代意象把传统文化结合起来，重新认识这个时代。二是将感情物化，将物拟人化，去找一个“客观对应物”，把相对抽象的哲思落到语言的大地上。

书写时代，诗人责无旁贷。这需要诗人迅速及时地对所处时代和现实境遇作出心灵回应，努力把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，最终让文本说话。

诗的任务，就是突出诗性。诗性包含艺术性。诗性也是对思维同一性、同质性和语言习俗的艺术制衡。诗歌是在不断美学革命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种文体。

喻晓的诗，是诗性浓郁、阔约深美的。他从不以粗糙的质感和曲意承欢的温度撩人，认为诗歌仅仅把那种铿锵之声喊出来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是美声，是在文字的刀尖上跳动的花朵，携带着阳光大地上沸腾的颜色。

兵 漫

军营球赛扮靓军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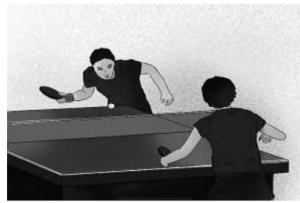
■江少鹏绘 许梦清文



赛出友谊和水平，享受运动快乐。



传控、盘带、射门，绿茵场上展风采。



激扬青春，爱拼才会赢。



轻羽飞扬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



阅 图

拼

■摄影 侯崇慧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一名武警战士在一次军事课目比武中的场景。战士正奋力做着引体向上，这样的画面在军营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，但作者通过精心构思，拍出了新意。拍摄者在构图时，没有将人物主体置于中间位置，而是着力突出战士坚强有力的大手，带给读者视觉冲击和回味。同时，这幅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，“实”在战士涂满镁粉的手，“虚”在战士昂起的头。虚实之间，生动展现出战士刻苦训练、精武强能的形象。

(点评:周凯威)

我的周末时光

登上“2248高地”

■冯宝俊

在四季如春的滇东高原，我们的驻训地周围青山叠翠。一个周末，战士赵庆港和黄顺斌约我一起去登山。

自从成为侦察排长，登山对我来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。从海拔200米的山丘到海拔5000米的雪山，都曾留下我和战友们的足迹。

高山之巅，在不同的天气下总有不同的景色。大雪后银装素裹的壮美，大雨后云雾缭绕的朦胧，日出时朝霞满天的火红，日落前夕西下的灿烂……但平时因训练任务繁忙，我们每次在观察所都无暇细细欣赏山顶的风景。

秋高气爽，正是登山的好时节。我们要攀登的这座山就在营区对面，在地图上并无名字，我们便依据它的海拔命名为“2248高地”。

“野生菌一般生长在松树之下、松毛之中，雨后天晴生长较多。”出生在西南边陲的黄顺斌当起了向导，为我们介绍沿途的红杉、松树、麻栗树……踩着树叶，漫步在林间小道，清新的空气掺杂着花草树木的香气，沁人心脾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行程过半，山坡逐渐变得陡峭。他俩依旧健步如飞，我却放缓了脚步，汗水顺着脸颊流淌。我招呼他们停下歇歇脚，脱下外套系在腰间。一阵微风吹过，送来一丝凉爽，带走些许疲惫。

“排长，这才到哪儿啊，半山腰的风景可不值得留恋。”片刻休息后，看着通往山顶的路还远，他们便催促我继续赶路。我不甘示弱，和他们约定看谁能率先登上山顶。

他们的兴致也被激发，加快了前进的脚步。我紧随其后，继续向山顶进发。

到达一片山坳后，眼前的山峰犹如断崖峭壁，像是被人用巨斧砍去一半，十分险峻。山顶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，若沿路行走需绕行到另一座山的鞍部。我们不谋而合，决定取捷径攀登直上。

从爬山变为攀登，经验尚缺的我渐渐掉队。我一边抓着枯木野草，一边手脚并用，缓慢前行。

即将抵达山顶时，我脚下没踩稳，险些滑落。向下一看，山下的景色已尽收眼底，但眼前险峻的山坡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吃力。终于，我拼尽全力，登上山顶。

“噢——嗨！”赵庆港和黄顺斌站在山顶愉快地放声大喊，喊声在山谷中回荡。

我也效仿他们呐喊起来，登山时的疲惫顷刻如包袱般卸掉，身体变得神清气爽起来。身处众山间的最高峰，眼前景色一望无际。云海好像近在咫尺，更显绚丽迷人，恍若仙境。山下的村庄若隐若现，点缀在山河之中，平添秀色……山巅的所见所感，让我不禁想起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发出的感慨：“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

返营途中，我们一路欢声笑语。抵达山脚时，阳光已给巍峨耸立的高山镀上了一层金边，我暗下决心：下一次，我要登上更高的山峰。

漫说漫画

■晏宏程

每逢周末，只要不值班，我都会拿出画笔，创作漫画。一幅简单的漫画，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人物形象、表达哲理思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。在新兵连时，因班长爱画漫画，在他的带动下，我也渐渐喜欢上了漫画创作。起初，我反复琢磨研究报纸上刊登的漫画大家的作品。特别是华君武、丁聪、方成等大家的作品，我尤其喜爱。方成的作品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。他笔下的漫画形象总是幽默风趣，又思想深刻。我照葫芦画瓢，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中学习体会，渐渐领悟到一幅好的漫画不仅要线条流畅，还要创意独特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。

业余时间，我一直保持着创作习惯，不知不觉间已与漫画相伴29年。我画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也在漫画中抒发情感、舒缓压力。

我觉得漫画创作最难的是构思。没有灵感的时候，我就走到战士们中间

和他们交流，在闲聊中总能找到不一样的感觉，发现新的世界。军营生活成为我漫画创作的灵感源泉。我创作的《一个新兵脱胎换骨的90天》《小个子班长登的漫画大家的作品》《士兵生活的漫画，鼓舞和激励了许多战友。情在画中、意在画外》。近年来，我还结合时事创作了《致敬，逆行者》等漫画作品，礼赞抗疫英雄，传递精神力量。

对于创作，我认为一切艺术都应该是美的，漫画也应该让人们在欣赏美的过程中陶冶情操。我创作的漫画很少有说明文字，大都是通过创意设计让画面来表达，让观众在画中体会背后的内涵。漫画创作还要与时代同步，成为思想的载体，才能引起观者共鸣。休假时，我也会走出军营，观察社会现象，体会生活百态，画一些写生作品。

这些年与漫画相伴，乐趣无穷，既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，也让我收获了精神上的成长。（姜玉坤整理）

心灵隽语

革命就像火一样，任凭大雪封山，鸟兽藏迹，只要我们有火种，就能驱赶严寒，带来光明和温暖。

——杨靖宇

现在我提出四个问题，叫做“每天四问”。第一问：我的身体有没有进

步？第二问：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？第三问：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？第四问：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？

——陶行知《每天四问》

单是求知识，没有用处，除非赶紧回头看看自己的缺点，调理自己才行。要回头看看自己，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，这才算是真学问。在这里能有一点，才算是真进步。

——梁漱溟《朝话：人生的省悟》